

漫说“蓬莱羽士”——鹤

文 / 古原

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

千百年来，崔颢的《黄鹤楼》不知被多少人吟咏。诗中的黄鹤究竟是一只怎样的鹤？它为何载着昔人翩然而去，一去便杳无踪影，只留下江楼依旧、白云悠悠？

其实，这只黄鹤从一开始就不是鸟类图谱中可以找到的某个品种。它非凡间之鹤，而是仙人往来天地的坐骑。黄鹤背后所承载的，是中国古老而深远的修炼文化。

在中国古代，除了龙、凤、麟、龟之外，鹤大概是出现最频繁的灵禽之一。从宋徽宗的《瑞鹤图》到苏东坡的《后赤壁赋》，从寺院道观里的雕塑壁画到明清一品文官补服上的仙鹤纹样，再到历代不计其数的诗词文章，鹤的身影几乎遍布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。

古人为何如此爱鹤？

首先爱它的高洁与典雅。鹤修颈长足，洁羽如雪，临水而立时清峻安静；展翅高飞时又能直入云天。它虽栖息于水泽，却似乎不染尘泥；虽身在人间，却总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态。

《诗经》有言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”鹤藏身于深远的水泽，鸣声却能上达于天。后来，人们也常以鹤比喻有德之士：纵然隐居不仕，其德行与声名仍然无法被埋没。

宋代诗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，终身不娶，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世称“梅妻鹤子”。在他那里，梅与鹤都不只是赏玩之物，而是孤高清洁品格的映照。

东晋高僧支遁也十分爱鹤。有人赠他一双幼鹤，支遁担心它们飞走，便剪短鹤羽，将其养在身边。待鹤羽渐渐长成，鹤屡次振翅欲飞，却因羽翼受损不能凌空，低头徘徊，似有懊丧之意。支遁见状，方才醒悟：鹤有凌云之姿，怎能将它囚于庭院，只供人观赏？于是等鹤羽重新长成，便将它们放归长空。

爱鹤，原来不仅要爱它的形，更应成全它的天性。

鹤也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十分聪慧的禽鸟。唐人冯贽《记事珠》中记载，卫济川养了六只鹤，每日以粥饭喂养。三年之后，鹤竟能识字。卫济川查找书籍时，常让鹤代为衔取，从不出错。

鹤不但聪慧，似乎也颇通情义。《述异记》记载，南朝宋元嘉初年，镇北将军王仲德得到两只幼鹤。其中小鹤的嘴被人弄伤，无法



宋徽宗《瑞鹤图》（公共领域）

自行饮食，大鹤便日日含粟喂它，含水饮它，总要让小鹤先吃饱，自己才肯进食。

后来，大鹤羽翼先成，已经能够冲天飞翔，小鹤却仍然不能飞。大鹤始终不肯独自离去，不仅继续照顾小鹤，还在庭院中反复跳跃振翅，仿佛教它如何飞翔。六十多天后，小鹤终于能够起飞，两只鹤才一同振翅而去。

一只鹤竟能做到不弃弱小，有始有终。这样的情义，即使在人世间也十分可贵。

在古人的记载中，鹤还常常出现在孝心感天、生命离世之时。

《晋书》记载，吴隐之年少时家境贫寒，母亲去世后，他哀痛守丧，却因家贫无人鸣鼓。每当哭临之时，总有两只鹤高声警鸣；丧礼告成之夜，又有群雁聚集。当时的人都认为，这是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。

陶侃为母亲服丧时，也曾遇到两位前来吊唁的客人。两人拜祭之后，不哭而退，出门后竟化作双鹤，冲天而去。时人见之，无不惊异。

这些记载在今天看来颇为离奇。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人世并不是一个与天地割裂的封闭空间。人的德行、善念与孝心可以感通万物；生命的来去，也未必都局

限于肉眼所能见到的形式。

鹤之所以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仙禽，正是因为古人从它身上看见了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气质。它栖于水泽，却能直上云汉；身在尘世，却洁白不染；它的鸣声清越高远，仿佛能够上闻于天；它的舞姿舒展有节，飞翔时又有乘风御气之态。因此，鹤虽然是人间真实存在的禽鸟，却似乎天然带着一丝脱离尘俗、向天而行的神韵。

《相鹤经》称鹤为“羽族之宗长，仙人之骐骥也”。所谓“骐骥”，原指千里良马。仙人以鹤为骐骥，也就是说，鹤是仙人往来天地的坐骑。

关于黄鹤楼得名，历来有不同传说。陆游《入蜀记》记载，其中一种说法与蜀汉大将费祋有关：“旧传费祋飞升于此，后忽乘黄鹤来归，故以名楼，号为天下绝景。”

相传费祋在此修道飞升，后来又乘黄鹤重游故地，黄鹤楼因此得名。如此看来，崔颢诗中的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写的便不只是一场普通的离别，而是一位修道之人乘鹤离开人间、返回天界的故事。

黄鹤也并非凡间某一种黄色的鹤。《尔雅翼》引古籍称，玄鹤之中“有玄，有黄，有白，有苍”。传说中的仙鹤形色各异，黄鹤只是其

中之一。

凡鹤又如何成为仙鹤？

《相鹤经》中有一段颇为神奇的记载。鹤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发生变化：幼时褪去胎毛，继而羽翼丰满，能够高飞云汉；再经岁月，学舞应节，鸣声合于音律；此后大毛脱落，茸毛新生，洁白如雪，泥水不能污染；至更高境界，则饮而不食，超越凡禽的生存状态。

这些记载所表达的，显然已不只是寻常禽鸟的生长过程，而是一种古老的生命观：仙鹤并非生来即为仙禽，它也要经过漫长岁月中的一次次蜕变，逐渐脱去凡俗之质，净化自身，最终成为能够随仙人往来天地的灵禽。

因此，古人以鹤象征长寿，并不仅仅因为鹤比许多禽鸟活得长，更因为鹤所代表的是一种超越普通生命限度的存在。后来民间常将松与鹤画在一起，称为“松鹤延年”。松经冬不凋，鹤寿长而有仙姿，二者共同寄托了人们对于长寿、清健与生命升华的向往。

古人又称仙鹤为“蓬莱羽士”。

“羽士”本是对道家修炼人的称呼；冠以“蓬莱”二字，便使鹤不再只是水泽间的一只白鸟，而像是一位来自海上仙山、身披羽衣的修道者。它的每一次振翅，都仿佛在提醒人：生命并不只属于尘土，也可

以向着更高、更纯净的境界飞升。

因此，仙鹤的出现，往往与修炼人有关。

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深受唐玄宗礼遇。他曾与李白谈论“同游八极之表”，李白因而赞叹他有“仙风道骨”。据《尚书故实》记载，司马承祯尸解之日，“白鹤满庭，异香郁烈”。当修道者离开人世之时，白鹤与异香同时出现，仿佛是在迎接他返回另外一个世界。

仙鹤不仅是仙人的坐骑，仙人有时也会化为白鹤，往来人间。

苏东坡夜游赤壁时，曾见一只孤鹤“横江东来”，双翅如车轮一般巨大，身披玄裳，尾似素衣，发出长鸣，掠舟西去。当夜，苏轼梦见一位羽衣翩跹的道士，问他：“赤壁之游乐乎？”苏轼追问其姓名，道士俯身不答。苏轼忽然醒悟：“畴昔之夜，飞鸣而过我者，非子也邪？”道士回首一笑，苏轼也从梦中惊醒。

于是，在《后赤壁赋》中，江上的孤鹤、梦中的道士与赤壁之游，便隐隐连成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境界。

辽东人丁令威的传说，同样如此。相传他离家学道，千年之后化为白鹤归来，停在城中的华表柱上，作歌道：“有鸟有鸟丁令威，去家千年今始归。

城郭如故人民非，何不学仙冢累累。”

千年之后，城郭似乎依旧，世间的人却早已更换了一代又一代。人们沉浸于尘世，转眼百年，最后只留下累累荒冢。丁令威化鹤归来，不只是为了重游故乡，也是在以千年的生命所见，劝告世人不要把短暂的人生当作生命的全部。

由此再读崔颢的《黄鹤楼》，诗中的意境或许便有了另一层意味。

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在人看来是一场离去；从修炼文化看，却未必是消失，而可能是生命离开尘世，返回更高的所在。黄鹤楼依然矗立江边，白云依然千载悠悠，只有乘鹤者已经越出人世的时间，不再回到旧日的城郭之中。

鹤因而不只是高洁、祥瑞与长寿的象征，也是中国传统修炼文化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生命符号。它从水泽间起飞，穿过人世的云烟，最后进入蓬莱仙境；它所呈现的，不只是羽翼的飞翔，更是生命由凡入圣、不断净化与升华的过程。

昔人已经乘黄鹤而去。

只是千载白云之下，还有多少人能够读懂黄鹤留下的消息，又有多少人仍在翘首，等待它从云天深处翩然归来？◎

生意人不缺斤少两大火不烧家宅店铺

文 / 颜丹

2026 丙午年是六十年一遇的“火马年”（又称“赤马年”），连月来，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各地火灾频现。刚到6月，官方正式通报的火灾就达45.2万宗了。

都说“水火无情”，尤其是火灾发生，火势凶猛之时，即使有人能逃离火海，成为幸存者，但相邻的房屋、相连的楼宇，也难免会继续被燃烧。

然而，在清朝道光丙午年（1846年），却有一家大火怎么都烧不到的店铺。而这场大火就真实地发生在那一年的扬州。

当时，扬州的辕门桥是酒楼、商铺的聚集之地，每天人来人往，繁华无比、热闹非凡。可有一天，意外发生了，辕门桥一带突然起了大火。火势不断蔓延，许多豪华的楼宇、店面都被烧成了焦土。在一片废墟中，只有一家杂货店完好无损。

这家店周围并无任何能遮挡、保护的建筑物，可大火就是没烧到它分毫。更离奇的是，整条街的人都亲眼看到：正当大火席卷而来，快要烧到这家店时，它房顶上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旗帜，直接把大火挡在店外，致使火势怎么都烧不过来。火被熄灭后，邻居们去查看，发现店里几十个伙计和店主一家已提前离开，店里的物品也没有任何损失。

大家都很好奇：这家的店主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？后来，人们才发现，店主是一位姓汪的老先生，他虽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但从开始经营店铺的三十多年来，他从未说过一句骗人的话、做过一件骗人的事。看来，是他坚守诚信，感动了天地啊！

类似的情况在宋朝淳熙乙巳年（1185年）也发生过。孝宗在位后期，



鄂州（今湖北武昌）也有一个热闹、繁华的街市，名为“南草市”。有个叫“李二婆”的老太太，一直在那儿卖盐。

有一天，这个集市突然发生了火灾，从南到北烧了五里，成片的房屋被烧毁，数量足足有好几千。在一片灰烬中，只有一家盐铺完好无损。原来，这家店就是李二婆的。店外摆着两个卖盐的摊位，屋子外墙上还挂着用青布包着的草席，都没有任何被火烧到的痕迹。

这一奇事很快传遍了全城，大家都很惊讶。郡守和军师把李二婆叫到衙门问话：“火灾如此凶猛，集市上的房子都被烧了，为何你家的盐铺能幸免，这究竟是何道理？”李二婆回答：“我没什么过人的本事，只是有人来买一斤（即十六两）盐，我就给他称十八两，说来不过是靠着那杆秤活到了今天。”郡守、

军师听了这番话，内心十分感佩，于是下令厚赏李二婆，还把她恭敬地送出衙门。

李二婆仅凭一杆秤就能让自己的全部家当在火灾中毫发无损，听起来不可思议，实际是很有道理的。杆秤最早在鲁班设计、制造之初，就被刻制了十三颗星花。直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，又加上了另外三颗，将原本1斤13两改为16两。三颗星花意义重大，分别代表人的福、禄、寿。做生意的人如果缺斤少两，自己的福、禄、寿就会受到折损。比如，缺一两就“损福”，缺二两就“伤禄”，缺三两就会“折寿”了。

这样的人在古今都有，下面仅举宋朝的一例。那时，在江西余干县的一个村子里，有个叫朱巨川的村民。他每天只想着多挣钱，所以经常做一些不

仁义的事，以此来谋财。一天，他家大白天就被扔进了一块石头，他以为是有人使坏，就在屋外四处查看，最后也没发现什么。过了几天，又有一块更大的石头从天而降，砸在他家院子里。然后，他用来装衣服的匣子、箱子又突然从里面着起火来，把他的衣物烧得一千二净。

朱巨川起初以为是鬼怪作祟，就把村里的巫师请来做法。可怪事不但没少，反而更加频繁了。他家里人也都跟着遭殃，有的感觉被人掐住喉咙，有的被扇耳光，有的被打，还大声喊疼，有的甚至被绑着吊了起来。全家上下乱成一团，每天都不得安宁。

朱巨川不服，认为是巫师的道行不行，于是又去找了一个道士来设坛做法。可道士刚把祭坛摆好，就看到一个火球在祭坛下面滚来滚去。道士没在意，只一味念咒做法，不久又有几个石头被扔了过来，刚好砸在道士身旁。道士没办法，只好停止作法。

这时，祭坛下的火球已经把朱家的整个屋宅都烧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就烧成了一片废墟。朱巨川只好带着一家老小搬到十几里外的一处宅院居住，但即使如此，也没能阻止祸事继续在他家发生。而他的家产也因此被消耗过半。

后来，有位高人路过他家，直接向他道出了缘由：“你家接二连三的怪事并不是鬼怪作祟，而是天罚。若非你做生意缺斤少两，总想着贪占别人的便宜，老天也不会如此惩罚你。上天一旦降下灾厄，就不是人力所能解救的了。但上天亦有好生之德，你若诚心悔悟，改过自新，这些天灾、人祸就会慢慢消失。”

朱巨川听了，心里十分懊悔。从那以后，他一改往日的贪婪、奸猾，做生意也比以前更有诚信了。而那些曾发生在他家里的怪事就真的没再出现过。◎